

清明节前夕,本报记者深入黄河医院安宁疗护病房深度采访

让生命留爱,不留遗憾

本报记者 伊健

又是一年清明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个节日独特得令人敬畏,清静得令人深思。

人们在以不同的方式祭奠先辈、追忆先人,这份情感不仅是对逝者的怀念,更是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在情不自禁地反思生命的意义,冷静地思考生命与死亡,我们究竟该用怎样的哲学逻辑来定义生命、认识死亡呢?

千百年来,死亡这件事都是令人难以作解但又无法逾越的,这也使人类陷入了对死亡的不解、迷茫,甚至恐惧之中。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学与药理学等领域的长足发展,一个个医学难题逐渐被攻克,一项项新兴医学技术被广泛应用,使得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更新——“生,要有质量、死,要有尊严;活,要有价值、死,要少痛苦”,人们对生与死的迷茫也渐渐拨云见日,对于生命的意义也有了全新的认识。

41天 他安详地走了

天津市黄河医院肿瘤一科病房,房间里身患肿瘤的病人在与病魔进行着顽强地抗争,家人守在一旁陪伴着。这种抗争是有声的,也是无声的。

当恶性肿瘤进入终末期,病患的那种痛苦令人共情、催人泪下;但即使这样,这份痛苦只有承受之人刻骨铭心,旁人终究无法完全体会。

59岁的老吴(化名)身患下咽癌已至末期,在黄河医院住院期间,妻子24小时陪在病床旁已心力交瘁。她很清楚丈夫的病情有多严重,她更清楚丈夫的死亡或许就在不远的将来。“我只是不想让他太痛苦,受了一辈子的累,到头来再受病痛的罪,我不忍心啊!”老吴的妻子表达着自己的诉求,这份诉求朴实得令人动容。

南开院区是第三批国家安宁疗护试点区,黄河医院又是本市较早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的公立医疗机构,老吴的妻子虽不了解安宁疗护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但她想为爱人搏一次、试一试。

老吴的病房整日里都是安静的,那份安静反而令人不安。妻子望着老吴,试图和他说说心里话,但老吴却一直回避着,整日一言不发,显然老吴与病魔的抗争是无声的。

“在和家属聊天的过程中,我知道老吴是位孝顺的儿子,把母亲伺候到高寿,最终走得很安详。”肿瘤一科的护士长寇爱林介绍。在日常护理中,寇护士长还发现老吴其实并非不健谈,只是内心的压力太大了,满腹的话说不出来,这其中一定有抱怨、有不甘、有遗憾、有嘱托、有



首届京津冀清明生命论坛日前在津举行,专家们就生命话题展开圆桌对话。



黄河医院是本市较早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的公立医疗机构。

牵挂……

肿瘤一科医师王琳在为老吴积极治疗中,通过药物治疗等办法缓解病人的痛苦,同时王医生也深知她的一句鼓励往往能成为患者的精神支撑,“今天您的气色可比昨天强太多了。”王医生的一句话,“哄”得患者振作了起来,这顿饭多吃一个馄饨,这就是进步。在王琳看来,医护人员的职责不但要对病人展开治疗,还要尽量减轻他的痛苦。

安宁疗护,这是妻子为老吴做出的选择。寇爱林通过耳穴压豆、芳香疗法等方法,尽可能舒缓病人的病痛。在这一过程中,妻子陪伴在身边,学着其中的手法,寇爱林也在不断地往老吴的内心深处打探,希望他把心里话说出来。

从概念上讲,安宁疗护是指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在其临终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医疗照护和人文关怀,使其安详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但实践起来并不容易,抓手很关键,寇爱林说:“我抓住的就是老吴母亲安详地离去,这个突破口很关键。”

老吴闭着眼睛,轻声地和寇护士长说着话,仿佛在回忆自己即将走完的一生:“我家的孩子多,我排行最小,那会儿我父亲一个人赚钱,养活我们一家人可不容易。”老吴顿了顿接着说:“我母亲是在睡梦中走的,邻居们都说这是老太太修来的福分。她走后没多久,我就病了,到时候我也能像她一样该多好。”只见老吴的眼角处落下泪滴。他又说:“闺女结婚了,我也不用惦记了,就是我老伴儿,才让我牵挂。”那一天,老吴把想说的话都倾诉了出来,说出来也就轻松了,这种变化让主治医生王琳看在眼里,但从医者的理性判断,老吴的情况并不乐观,需要提前告知家属,做好不测随时到来的准备。

有一天,老吴主动告诉王琳:“王大夫,我求您一件事,您一定答应我。”望着病床上虚弱无力的老吴,医护人员都在细细地听着他的嘱托:“真到我弥留的时候,一定不要切气管、插管,即使我爱人再三要求,也要听我的,让我踏踏实实地走。”王琳默默地点了点头。

理性的预期,老吴的存活期只剩下1个多月,就在第41天的清晨,老吴没有再醒来……

直面死亡需要十足勇气

在王琳医生、寇爱林护士长看来,

老吴无疑是众多患者中比较勇敢的。他敢于直面死亡,虽然这中间经过了不断地自我否定,经历了愤怒和郁闷,但最终他还是把心中的话留在了人世间。依照老吴本人的临终遗嘱,并没有进行有创抢救,而是让他安详地离去。

黄河医院护理部主任王桂丽从事安宁疗护工作多年,在她看来,安宁疗护的主体是病人,同时病患近亲属的状况也不容忽视。在疗护的过程中,疏解近亲属的情绪尤为重要,更有助于他们走出这段心理阴霾期、哀伤期。

通常情况下,在为患者进行安宁疗护的过程中,家属都是陪在身边的。王桂丽说:“这么做既是给患者安全感,同时也为了不给家属留下遗憾。”同时,不断地鼓励家属表达情感,表达内心的感受和遇到的困难。

在料理完老吴的丧事后,寇爱林特意给老吴的爱人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老吴的家属感谢医护人员:“我和女儿都没什么遗憾了,老吴也没遗憾了,他走得很平静,带着尊严走的。”今年春节,老吴的妻子依照传统风俗没有拜年,而是在女儿的陪伴下到南方城市转了转,并且把自己的心情写在了朋友圈里。看到她经过四个月的郁郁寡欢,终于重新站在阳光下,王桂丽默默地为她点了一个“赞”。

……

黄河医院从2019年设立了临终关怀试点病房,目前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市肿瘤医院、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等三甲医院建立了紧密型医联体,患者在三甲医院诊疗后可根据自身的需要转诊至黄河医院,接受安宁疗护。在王桂丽看来,几年的实践成果是:至少在这里的一部分病人,已经打破了对死亡避而不谈的现象,死亡是可以公开谈论的,当这个敏感话题讲出来时,心情也就释然了。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探讨仅适用于约一半的病人,另一半病人依然闭口不谈,这与传统观念紧密相关。

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人能够对此加以证实,毕竟已死去的人已不可能向活着的人介绍死亡是怎么一回事,而活着的人又不可能经历过死亡。死亡对于人类来说还是个未解之谜,而人类最深远的恐惧,莫过于对未知的恐惧。

王桂丽说:“对于一些不愿谈论死亡的患者,我们予以理解并加以尊重。尽我们所能,帮助患者完成心愿,帮助他们无憾且带着尊严地无牵挂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了。”

生命的最后一刻,几乎没有奇迹;有奇迹的,是人们走到最后一刻的那一段开心的路。这就是临终关怀、安宁疗护存在的价值。

清明节 聊聊生命哲学

“我主张生好、乐活、长寿,同时主张减少痛苦,安详又有尊严地离去。”日前,首届京津冀清明生命论坛在津举行,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教授在主旨发言中如此表示。

天津是我国临终关怀事业的发源地,首届京津冀清明生命论坛在津举办,讨论的重点也是临终关怀与安宁疗护的相关内容。天津医科大学临终关怀研究中心主任史宝欣教授介绍:“天津医学院(今天津医科大学)临终关怀研究中心是国内最早开展临终关怀领域学术研究、教育教学和临床实践的专业机构,成立于1988年。1990年创建了国内首家临终关怀病房,在国内最早开展临终关怀临床服务,由此点燃了中国临终关怀的第一盏灯。”

不仅在国内,放眼全世界,临终关怀都是一个受到重视、迅速发展、投入巨大的产业。

京津冀三地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普及生命知识、提升生命意识、切实推动生命教育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无疑大有益处。与会学者就清明文化传承、生命质量与生命意义、死亡观、生命感悟等议题发表专题报告;在圆桌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及嘉宾们还就“生命的意义”与“生命的选择”等主题深入探讨和互动。

对于一个病人膏肓的患者,现代医学暂时无法给予治愈的可能,而其身体又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我们能够给予他什么?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陈璐教授在案例分享中提及她所护理的一位少年病患。在接触这位少年时,陈璐一面要面对人的本性、生的本能,患者和家属都渴望活下去;同时还要面对痛苦令患者难以承受、几乎无法活下去。在面对生与死这对极大的矛盾冲突时,医生能做的就是保持症状化治疗的同时,辅以安宁疗护。

“我们中国人生性内敛,往往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而这份内敛又往往会成为日后的遗憾。”陈璐表示。在这位少年病患最后的日子,父母围坐在孩子的病床边,在护士的循循善诱下,彼此敞开心扉。道爱、道谢、道歉,同时道别,在少年最后的一天,没有插管救治,没有胸外按压,最终平静地离世。

坦然对待生命的终结,从医界专家到哲学、社会科学学者,都发出了同样的呼吁,尊重自我、有尊严地离去更是成为众人的共识。

清明时节,万物新生,在慎重追远的同时,不妨冷静地审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生”代表希望,只关注“生”未必能很好地“生”;只有透悟了“死”,并能立于“死”的视角观察“生”,才能更好地“活”。

本版照片 本报记者 伊健摄